

# 12 | 文艺周刊

我友老许的父亲许老爷子,在99岁这一年提出一个奇怪要求——和相伴60年的老伴儿离婚。

这件事的导火索,是一碗牛奶泡方便面。老爷子说,实在忍不下老婆子这些异想天开的惊悚菜谱了,让他有生无可恋的感觉。

但母亲却是怕老爷子骨质疏松,让喝牛奶他不喝,就给他整点有盐有味的东西,免得他老是说莫盐莫味。

母亲说的,似乎不无道理,老许也几乎相信了。于是打算进屋,安慰老爷子几句,让他不要闹了,免得搞出上百岁老人离婚的新闻,让儿孙们的脸面不好搁——好歹两位老人名下,也有几十号子孙婿媳,大家以老人的长寿为荣,正张罗着想给老头摆百寿宴呢。

老头听完儿子那些早可以倒背如流的劝慰,歪着头,很认真地审视着儿子,问:“你相信,我只为的是那碗牛奶泡方便面?”

确实,老妈这辈子发明和制作的奇葩食品远不只这些,什么葱烧馒头片、番茄烩带鱼、甜面酱炒豆渣、干馒头蘸西瓜、臭豆腐焖土豆。特别是最后一道,无论是气味,还是形状,跟新拉出来的便便如亲兄弟一般模样。以至于自己的兄妹,在很小的时候,就发奋学做菜,好让老许的肠胃得到自救——在他们的记忆中,母亲的味道,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概念,看到别人说起妈妈做菜,眼汪汪的样子,老许就会觉得特别好笑。

大家总以母亲是外省人,不会做不吃川菜而表示体谅,但后来到母亲的老家山东,从济南到青岛,甚至阳谷县和水泊梁山,也没见过这些菜的做法。于是,又将原因归结到她十几岁就出外参加工作,一直吃食堂,根本就不会做饭上。那些奇奇怪怪被她称之为菜的混合物,其实是她努力学习的结果。

这个学习过程,是不是太漫长了一点,五十几年的时间,不能说能让一个山东妹子戒掉吃煎饼蘸酱卷大葱,但学会一两道川菜还是可行的。连最难改的乡音,都改得差不多了,唯独是这做菜,如风吹石钟,纹丝不动。

父亲见老许沉吟,就继续说:“有些话原本不想说,但事到如今,也不妨给你讲了吧。我觉得,你妈妈是故意的,她是在报复。”

报复?没那么严重吧?

真的!不信,你把这个拿给她!

老头往身后的床头一伸手,取下床柱的圆头,从里面拉出一根线,线头上一挂着一支样式古老的钢笔,笔没有帽,笔头尖尖的,隐隐闪过一星点微光。

这种藏货的方式,绝对是从五集连播谍战剧里学的。

老人把笔递给老许,说:“给你妈妈,看她有啥反应?”老许把笔送到妈妈面前。

像神笔马良的笔,在触手的那一刻,确切地说,是在母亲的眼睛触及到笔的那一瞬间,整个世界变得光亮鲜艳起来。此前,这间住了几十年的老屋,像一张古旧的黑白老照片,被岁月磨蚀得昏花而黯淡,像被白内障所折磨的眼睛看到的一切。而那一瞬间,昏暗变明亮,黑白变彩色,僵硬变柔软,一切都鲜活起来。

你……你躲到哪去了?

母亲问。

“老头那里!”老许替笔回答。

“我就知道!”母亲咬咬牙,恨恨地说。

随即,从脖颈子里,抽出一根绳。

绳上拴着一支钢笔帽,上面原先的漆已经剥脱,露出有包浆感的铜光。之前大家一直以为是块玉牌或佛像之类护生救命的宝物。

母亲不利索地将笔和帽子合在一起,她的手因激动而有些抖,努力了几次才成功。笔和帽合缝的那一声脆响,听起来十分喜悦。

## 牛奶泡方便面

曾颖



母亲举起笔,对着光看看,满意地笑了。

没等老许问,她就喃喃自语地讲起一段往事:

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,刚刚打完仗,到处都在搞建设,母亲从乡下出来,在济南钢厂做临时工,听说新疆兵团招人,生活条件好,还发军装,于是高高兴兴报了名,敲锣打鼓去了新疆支援边疆建设。

招她们的目的,主要是为了解决那里男女比例问题——打仗多了,老人们也该有个家了。

母亲当时只有十几岁,认识并喜欢上了连队卫生员,也就是那支笔的主人。那人二十多岁,文质彬彬,说话像轻风吹落叶,飘然落地,每一句都有一种让人欢喜的气息,不像大多数,说话都像秤砣,一砸一声硬响。

母亲还喜欢那人的手,干净白皙,不光是指甲,就是肌肤关节和筋脉,都干净细滑,让人忍不住想摸一下。特别是这双手捻着蘸了碘酒的棉签,或用镊子夹着涂了雷福尔药液的敷料,甚至捏着针尖上冒着药水珠的注射器,都显得那么洁净、温柔、暖和。如果是捻着白色的细纱条,在受伤的手和脚上翻飞裹扎时,更显得优雅、有力。

总之,那个卫生员身上,具有年少的母亲对异性和未来最憧憬和向往的想象。但这个想象,与决定母亲最终与谁在一起的团政委的想象不一样。政委的想法,是将这位伶俐而健康的山东女子,安排给自己的老伙计,也即老许的父亲,他们的老团长。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十几年,终于不打仗了,他完全应该有个好媳妇,一个好家,一群好娃。

他直接而简单地把这个好消息给女方说了。他觉得,以老许的条件,以及当时年轻女孩都崇拜军人的大氛围,这件事就是坛子里捉乌龟的事情。但没想到,姑娘却拒绝了,话里的理由是说自己还小,话外的理由是团长太老——足足大自己二十多岁,而深层的理由是她喜欢卫生员。

遇到阵地攻不下,绕道就走开了,可不是政委的性格。在深入摸清情况之后,政委展开了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、示之以威的立体攻击,甚至还将卫生员调到了很远的农场。卫生员临走时,送了她那支在朝鲜捡到的钢笔,欲言又止,几步一回头,消失在被阳光晒得惨白的地平线……

这件事父亲有没有参与,一直是个谜,母亲倾向于父亲参与了,或至少是知情的。结婚那天,父亲每一声笑,都让母亲听出了捕获猎物的胜利感,但父亲却认为这是胡说,结婚那天不笑,你让我哭啊?

不独是这件事,还在于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,他们都有完全相反的认识,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应对。父亲作为独在一方的首脑,在他这一亩三分地里,哪容得下不执行命令这档子事?永远都是简单直接干脆,即便像举家搬迁到海南或者四川,也只是通知母亲一声而已,虽然没有遇到过那样的抵抗和反击,但总感觉生活变得不那么得意,他听说别的老伙计,只要说自己想吃点什么菜,中午的饭桌上一定会看到。而他的经历却恰好相反,不说还好一些,一说,到饭点上不仅没有,甚至还可能是相反的讨厌东西。他不喜欢吃番茄,却几乎每道菜里都能吃到,他讨厌香菜,可连茶水里都有那股挥之不去的偷油婆气息。老头不只一次说过,自己活到九十几岁,没高血压、糖尿病,全仗有一个不会做菜的老婆,让他对食物一点兴致都没有,更不要说吃。

母亲说到这里,居然忍不住笑了。

她说:“我也要让他知道,得不到自己想要的,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”七十多岁的母亲,眼里居然有孩子恶作剧般得意之后快意的神采。

那个……卫生员,后来怎么样?

老许也很奇怪自己关注的点,是不是有点八卦。

虽然从小就看到父母令人痛苦的相处方式,但总觉得他们那代人的情感方式,就是那个样子。但不知道他们之间,还有这样一段往事,自己和几个兄妹并不是爱的产物,这多少是有点尴尬的事情。他忍不住想多问两句,因为这件看似与他不相干的事,又不能说完全与自己没有关系。

后来……?

对,后来。

后来就没消息了。

没再打听过?

这十几年时间,一会儿西,一会儿东,各人都有各人的生活,还打啥?

没打听过,还记挂啥?

挂记啥哦,说不定早就不在人世了!

“真没记挂?”老许故意调皮,拈起母亲胸口上挂着的笔:“这不一直还挂着了吗?怪不得二十年前您吵着笔丢了,害得我们几兄妹给您好多支笔,敢情是这支啊?”

母亲羞涩而歉疚地笑了笑,从脖子上取下那根红绳,连同上面拴着的笔,递给老许,说:“这个送给你保管,连同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,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今天我重新团聚,我的心也安生了,不会再给你爸用牛奶泡方便面了!”

老许接过笔,如同接过了母亲一生所有的心事和不开心,沉重地放进衣袋里。父母一生相处中令他困惑的所有问题,似乎都有了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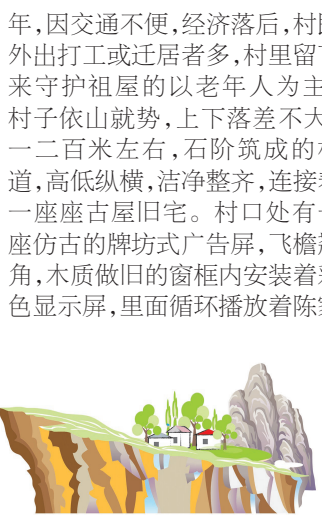
他重回到父亲房间,几十年来第一次认真端详这位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亲人。老人已经睡着了,似乎睡得很安心。

他摸摸口袋里的笔,小声说:“放心吧,您今后再也不用吃牛奶泡方便面了!”说完,觉得眼里有一滴泪冲了出去,在鼻梁、嘴角和脖颈,留下一线冰凉……

到陈家铺的时候已是下午,初冬时节的浙江丽水,了无寒意,天虽然阴着,却无风,细雨蒙蒙,疏而缓,显得有些羞涩含蓄,雾霭中斷断续续地飘着几缕雨丝,如烟如尘,似有还无,缠缠绵绵。

浙江丽水松阳县的古村落遍布全境,保留下来国家级的古村就有近百个,我见过的几处,建筑风格大体一致,黄泥夯实的土墙,灰瓦铺就的屋顶,古旧质朴,色彩分明,许多村庄依山而建,呈阶梯状依次铺开,逐渐升高,层次感强,观赏效果绝佳。若是晴天,阳光照射下的村落,在山腰一片葱绿背景衬托下,青瓦黄墙,熠熠生辉,那景色如同挂在眼前的油画,浓墨重彩,灿烂夺目。可惜我到陈家铺的时候是个阴天,阴天有阴天的好,云雾缭绕,细雨如丝,或浓或淡,飘忽不定。团团雾气弥漫在视线尽头,四外景物如薄纱遮面,亦真亦幻,别有一番韵味。

陈家铺是镶嵌在山坳中的古村落,海拔只有八百米左右,三面环山,下临深谷,依山而建,高低起伏,错落有致。建村的历史有六百多年,村子不大,房屋百余间,村民四百多人。前些年,因交通不便,经济落后,村民外出打工或迁居多,村里留下来守护祖屋的以老年人为主。村子依山就势,上下落差不大,一二百米左右,石阶筑成的村道,高低纵横,整洁整齐,连接着一座座古屋旧宅。村口处有一座仿古的牌坊式广告屏,飞檐翘角,木质做旧的窗框内安装着彩色显示屏,里面循环播放着陈家



铺充满了现代时尚的文化气息。进入屋内,两米高的书架摆满的各种图书达两万多种,展台是精致的文创产品及松阳地方手工艺品。人们坐在临近山景的落地窗前,手拿一册心仪的图书,喝着清茶或咖啡,眼望外面的青山秀水、白云绿树,真是心旷神怡,好不惬意。

陈家铺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山崖上,保留了传统民居,但要想吸

## 悬崖上的陈家铺

张映勤

引客人、留住客人,光靠这些老房子是不够的,引进平民书局是一个很好的创意,将民居活化利用,书店建在悬崖边,游客身在云雾中,人们停下脚步、放松心情,在大自然中享受时光的安宁与悠闲,在阅读休息中感受文化的魅力与熏陶,实在是人生难得的体验。

景区景点的商店以卖地方土特产品为主,古街古村建书店的实不多见。在平民书局,我有些疑惑,出门在外的游客大多来去匆匆,能在旅途中静下心来看书买书的少之又少。在与工作人员的闲聊中,我了解到,书店除了卖书,也成为人们休闲观景的场所,文创产品或咖啡茶点也是他们的主要收益。听后释然,我留意了一下,临街的座椅上大多是年轻人,他们在此小憩、消费、观景、阅读,享受的是优雅环境,体验的是文化氛围,坐拥云海伴书香,青山环抱与梦生,人们追求的诗和远方,不就是这种放松悠闲的理想状态吗?

陈家铺之所以在松阳的古村落中出类拔萃,注重特色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松阳有江南秘境之称,全县的古村星罗棋布,村子都不大,基本上都是普通民居,既没有雕梁画栋的名人故居,也缺少远近闻名的山峦、梯田、绿树、白云,通过窗、台尽收眼底。店内的装饰陈列,

在偏僻的山居小村,竟然还有一处优雅高端的平民书局,这是著名的先锋书店利用村子原礼堂改建的特色书店。整座建筑,外檐保留了古村传统的建筑风貌,黄墙灰瓦木门窗,古朴厚重,素雅自然,与山村民居的整体风格和谐统一,融为一体,而内部则进行了重新的规划设计,在保留原有两层木结构空间的基础上,进行了局部扩建改造,面对峡谷的外墙设置了落地景观窗,增加了观景平台,使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有机结合,窗外的山峦、梯田、绿树、白云,通过窗、台尽收眼底。店内的装饰陈列,

一夜无梦,睡得格外沉重。黎明即起,没有庭院可扫,我信步往村里走走。村道不宽,绵延起伏,曲曲折折。此时的村庄尚在睡梦中,万籁俱静,只有一两声鸡鸣狗吠和袅袅炊烟,为晨曦中的村庄带来一点生气。我徜徉在狭窄的村道上,看云起云落,听雨丝淅淅沥沥,山上的雾气在一点点升腾,飘移,一串晶莹剔透的雨滴,在挣脱屋瓦的羁绊,“滴答滴答”慢慢地落在石板上。眼前的陈家铺,正如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,那种动态之美、朦胧之美、宁静之美,实在是令人醉神迷。

飞鸟集——一个与泰戈尔诗集同名的时尚民宿,就是其中的代

周末,我去运河西小林树溜弯,走到一段废弃的旧路,那里杂草树木连成一片,在旧路的边缘发现一棵冬青树,树有一人多高,树下有许多野花草和一些散落的枯叶。这棵冬青树在众多参天大树的群体里,显得矮小,很不起眼,更不引人注意,树的半边身子倾斜,一些树根裸露,吸不到养分,如果遇上大风大雨,会不会被刮倒冲倒,如同处在悬崖边,随时会有危险。然而,这棵树却也是幸运的,曾经与它挤在一起的树们,大都被园林工人移走了,它可以继续享受浇水、除草、施肥的待遇,就像园林里的花草,受到园丁们细心的照料。

这棵冬青树靠着自己顽强的生命追求,把根牢牢地扎进泥土,附近有高楼,它得不到充足的阳光,只能在一些树冠的缝隙里,得到些许甚至是暂时的光照,但它却活得很自在,很快乐。你看,它枝干上的杈杈丫丫,每一条都是斜着向上生长,黄绿的叶子上闪着光,显得非常茂密。它没有柳树的婀娜,没有白杨的高挺,但它有旺盛的生命力,能在四季常绿,虽在冬天顶风冒雪,也依然能够忍受寒风白雪的考验,保持着不变的绿色,这种敢于挑战命运、挑战严寒酷暑的精神,让人敬佩。每次我都会掏出手机,拍照记录下冬青树具有的顽强生命力。

许是受到这棵冬青树的感染,我时时牵念着这棵树。又一日,电闪雷鸣,狂风肆虐,一场暴雨过后,街上有几棵大树被摧折了,满地散落着枝杈和落叶。我心想,那棵冬青树会不会也被暴风雨摧折了呢,或是被连根拔起随暴雨冲走,带着担忧,天放晴后,我便迫不及待地去看那棵冬青树。结果还好,那冬青树很安然,腰身依然挺拔,被雨水冲洗后的树身潮润明亮,叶子盈满了绿色的血

## 一棵冬青树

于俊杰



液,满枝的叶子像片翡翠,叶面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像一颗颗晶莹的水晶。再看,突然有了惊喜,在一簇簇黄绿色的枝头,举出了一束束那样的花朵,雨后的小花带着淡淡的清香,是那样的纯洁、娇美,看着羞羞的小花便有一种欣喜之情。再看树下,又有新的发现,那些裸露的树根上竟然长出几棵小心的嫩芽,这是要生长新树啊,真是佩服这冬青树顽强的生命和意志。

与冬青树的偶遇,让我想了很多,这棵冬青树似乎有些孤单,但是,时光却雕琢了冬青树的生命形状,赋予了冬青树的灵魂,它有曾经被呵护的沉沦之悔和笑颜,以一棵幼弱的树的成长,勇敢地面面对孤独,面面对存在的挑战,面面对春夏秋冬的考验,学会了承受、沉默、隐忍、坚强……此刻,天近黄昏,很轻的风,徐徐吹拂,晚霞给冬青树披上了一身璀璨的金黄。

冬青树下,一丛茅草在微风中摇摆,黄绿的色彩显示着生命的存在,这或许就是茅草一生最美的修炼。蓦然间,我发现一个蝉蜕贴在冬青树的枝干上,没有人知道它的内心、渴望,我捡起蝉蜕,心里泛起细小的波澜,就感觉好似捡起了属于冬青树的乡愁。而我知道,冬青树的乡愁就在每一片树叶里,因为叶子的根茎茎叶里有春天的细雨、夏天的阳光,还有了短暂的一生。我抬眼看天空旷的田野,这份别致的乡愁竟然搅动了我的思绪。

倏忽间,眼前的冬青树似乎高大茁壮起来,竟是那么傲然挺拔。我顿然明白,冬青树用顽强与坚韧的生命力,呈现出一种震撼,把生命的本色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,用孤独的奋争精神塑造属于自己的美丽,要将自身塑造成一片丛林,化作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影响。我是独女,在上世纪70年代真是少之又少,也因为家里孩子少,生活条件自然好了很多。加上父亲常常去外地出差,每到一处都能尝到当地特色美食,单位里南方人居多,把南方人喜欢的口味也带到了北方。印象里,我几岁的时候,父亲在市场上买来活的蚕蛹,蛹被一层薄薄的茧包裹,先用剪刀剪开,然后入热水里焯一下,控干后跟作料一起先大火爆炒,再小火煸脆,临出锅时放上姜丝提味。还有是在夏天常做的辣椒炒螺蛳,买回螺蛳后先在水盆里滴几滴香油养上两天,等它们吐出身体里的脏东西,再用老虎钳子把螺蛳壳的尾巴尖掰掉,用清水冲洗干净。

夏日的傍晚,喧哗了一天的“知了”声,在小院里杨树茂密的枝叶间,有一搭、没一搭地叫着,窗户下面用竹子围成的花园,地瓜花、美人蕉开得正艳,不起眼的“死不了”花,也开出红红黄黄的花朵。清凉的薄荷疯长在植物们的空隙间。花花朵朵是用眼睛看、用心欣赏的。那翠绿的薄荷啊,父亲偶尔摘下来炒鸡蛋吃,他说夏天吃了去毒不长痱子。

我在悠然的时光中说慢慢慢,却又是一瞬间长大,厨房依旧是老周下班回家后调制油盐酱醋的地方。做好饭菜上桌,我们习惯性地随

口说着菜的咸淡,想必大多数不干活的人,永远陶醉在口舌上,现在,因为自己也要下厨,才知道看似简单的三餐是多么累脑子。而父亲呢,为我们当了三十年的大厨,甚至是我有了孩子后的一个时期里,买菜、做饭、收拾,就这样重复着单调的生活。

父亲煎炒烹炸样样精通,但凡尝过他的手艺的人,无不大大称赞。厨房里,光是调味料就摆得到处都是。比如酱油,那生抽,老抽里,都是添加了某种神秘配方,有时你会觉得简直太神了,不知他从哪抓出一把东西扔进锅里,饕餮大餐就自动生成。那时,表妹、表弟们常到我家来蹭饭,年三十儿晚上的红烧鸡,叔家弟弟差不多能干掉一半多,人小饭量不可小,关键那是一道他最爱吃的菜呀。

没有人喜欢衰老,可是我们抛弃不了让人欢喜、让人愁的时光。不用催促,时间赶着我们上路。于是,我人到中年,儿子留学在外已是思想

的青年,父母则进入老年。

老周的厨房在前年停业了。以后这世上再也没有父亲那高大又敦厚的身影,而我们还要继续向前,在谁都无法阻拦的光阴中,努力向光而生……

本版配图 张宇尘

## 老周的厨房

周童



打理没完没了的一日三餐,实在让人头疼。孩子小的时候做饭是出于母亲的责任和义务,那会儿心里什么都不想,每天的必修课是去超市采购:水果蔬菜,各种肉蛋奶,包括花色繁多的点心,都会装进我的购物车。身体是孩子的,可以让它健康成长的人却是父母。

儿子上学那几年,我的厨艺大涨,主食自是米饭、饺子、馒头、馅饼;炒菜的种类那可是多了去了,虽说没有山珍之类,但味道还是可以过关的。尤其是被我戏称的“周家红烧鸡”:鸡肉切成小块儿,用冷水浸泡去除血水,然后再把多余的水分控干备用,锅里入油烧热后,陆续放入葱、姜、大料、桂皮、辣椒、冰糖等,再将鸡块儿倒进去一通翻炒,淋上生油,老抽,一并倒进高压锅里……20分钟后把探有汤水的肉重新倒回铁锅里,大火收汤这个环节才是走向完美的步骤,等汤汁逐渐浓稠,变亮,“周家红烧鸡”便可大功告成。

人的很多技能都会受到遗传,环境因素的

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〇五期